

“桃叶渡怎么走？”若是初次来南京的游人在夫子庙一带问出这句话，操着南京口音的老人们总会热心地指出道路，而且肯定不会错。桃叶渡，这个在秦淮河畔名声大噪了千年的六朝渡口，如今已经大不如从前那样热闹，但只要一谈起，人们总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：“这是当年王献之送他的爱妾桃叶渡江的地方。”老南京人笃定，桃叶渡就在秦淮河畔。这种笃定只是世代口头相传，还是有确凿的证据？老浦口和老南京，到底谁对谁错？

秦淮桃叶渡验明正身，孰真孰假

■浦口忽然冒出个桃叶渡，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作何反应

■秦淮桃叶渡的“正宗身份”怎样得来



秦淮人说：此地才是献之桃叶隔岸传情处

正午的贡院街，啾啾鸟鸣不绝于耳；一对下棋的老人在阳光下拼得面红耳赤，激烈的厮杀吸引一群人围观；路边一个摆摊人，使劲吆喝着：“两元一件，过来看看”……五六百米长的窄巷，热闹非凡。不过，这一切的喧嚣，在走到巷口，推开“古桃叶渡”牌匾下的那扇朱红木门后，便戛然而止。进了门，这里便是流传已久的王献之迎送爱妾桃叶的古渡口。

守门的老伯看见有人推门进来，有些惊讶，“以前这里2元钱一张门票，一天也来不了两个人；现在不收门票了，有外地人要来看，我们就让他进来看看。”对于熟知这个地方的老南京人来说，千年前的爱情故事再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了；而如果一个外地人前来怀古凭吊，或许会有小小的失望，因为渡口杂草丛生，如果不是一块刻着“桃叶渡”的碑石和一个“古桃叶渡”的牌坊立在秦淮河边，恐怕不会想到这里就是常常见诸文人墨客笔端的爱情圣地。不过千年前的男女主角雕像倒是栩栩如生，裙裾飘飘的桃叶手持团扇，站在渡口的北岸，风流倜傥的王献之则是在对岸翘首以待，仿佛在深情地凝望着桃叶，让人不由心生遐想。

“桃叶渡”的碑石是1984年立的，“时值隆冬，夫子庙人民游乐场全体职工暨桃叶渡全体居民集资建碑，以纪念，并导游人耳。”碑文是由王芷湘起草、汪冰石书写的，碑文还扼要介绍了“桃叶渡”的来历：“桃叶渡是秦淮、青溪合流处的古渡口，据《古今乐录》称：晋王献之爱妾名桃叶、叶妹名桃根，献之尝临渡，歌以送之，后人因称：桃叶渡。献之诗曰：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用楫。但渡无所苦，我自迎接汝。叶和之曰：桃叶映红花，无风自婀娜。春风映何限，感郎独采我。”

秦淮河畔，王献之爱上卖扇女

如果没有才子佳人，桃

叶渡不过是秦淮河上一个寻常渡口，然而，遗憾的是，关于王献之和桃叶的爱情故事，虽然在民间被演绎得缠绵悱恻，然而却是版本颇多，让记者眼花缭乱，无法甄别。记者找到80多岁高龄的朱平先生，他是老文史专家，也是一个“老秦淮”了，从他口中，记者听到一个流传最为广泛，也是目前被认为比较权威的爱情传奇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王献之才华过人，书艺俱佳，可他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。”朱平介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在一个熏风醉人的春日，一位美丽纯情的民间女子，翩然飘入了王献之的生活。

一天，王献之听朋友说，在秦淮河对岸的集市上，有人在卖一方呈桃形的稀世砚台。他听了非常高兴，带了五十两银子赶去，把这块砚台买到了手。三月三很快就到了，一大早，王献之带着砚台来到桃花林，找到了一潭春水，但见潭中游鱼清晰可辨，潭边桃林落英缤纷，王献之只顾陶醉于眼前的美景，一不留神，滑倒在地。只听见“扑哧”一声，一位卖扇姑娘笑了出来，但看到砚台后，这位姑娘惊讶道：“哎呀，这砚台是我家的！”

王献之这才注意到身边这位女子，大约有十七八岁，面如桃花，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透着灵气，只是眉头微蹙。“这砚台明明是我的，怎么说是你家的呢？”王献之好不奇怪。这一问，女子眼睛红了，原来她名叫桃叶，也出身书香门第，后来家境败落，父亲只好卖掉祖传的砚台还债。现在父亲久病不起，她只好做团扇卖。王献之听完，又怜又爱，就写：“我替你在每把团扇上写上诗句，或许能多卖些钱。”姑娘见落款是“王献之书”，非常惊讶，便急忙问：“公子便是王献之吗？”“正是。”王献之与桃叶四目相对，已是含情脉脉。

命悬一线，公子救人得美

接下来的故事发展有些曲折。转眼，又到一个草长莺

飞的三月三，一夜辗转难眠的王献之带着砚台，再次来到桃花潭边。美景依旧，可是伊人何在？王献之黯然神伤地洗罢砚台，又在潭边转了转，长叹一声，拂袖离去。谁知刚走没几步，就听见身后传来“扑通”一声响，转身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色罗裙的少女正在水中挣扎。

他人有难，岂能见死不救？王献之纵身跳入潭中，奋力将女子救上岸来。可目光刚一接触女子，便怔住了，呀！这不正是自己魂牵梦萦的桃叶姑娘吗！这时，醒来的桃叶也认出了王献之，一头扑进王献之的怀里，“哇”地哭了。原来，去年一别之后，桃叶的父亲不久就因病离开了人世。而后桃叶自幼定亲的男人也死了，前一天，婆家怕桃叶受不了这“望门寡”，便带了一伙人闯到她家，硬把桃叶抬去婚葬，把她捆绑着抬到男人的坟边。

朱平解释说，婚葬是东晋时的风俗，男家不问女的死活，任凭豺狼野狗来乱咬。

这天夜里，可怜的桃叶拼命挣扎，终于将绳子磨断了，含着辛酸泪向桃花潭奔去，想一头扎进去了此一生，谁想到竟让她日思夜想的人给救了。“先生，您能收留桃叶吗？”桃叶呜咽着问。王献之凝视着桃叶的脸，轻声而有力地说道：“好的，跟我回家！”

迎送爱妾，证据就是《桃叶歌》

王献之纳民间女子桃叶为妾的事不脛而走，一时间，议论纷纷。在东晋森严的门阀制度下，他们的爱情是为上层社会所不容的。但王献之不在乎人们的流言蜚语，和桃叶携手漫游，秦淮河上，朱雀桥边，都留下了他们的欢声笑语，恩爱之情羡煞旁人。

这《桃叶歌》又是何时作出来的呢？朱平说，每每桃叶外出，王献之都会亲自去渡口接送，因那时的秦淮河水深浪急，常遇有风浪，若摆渡不慎，就会翻船。桃叶每次摆渡心里都很害怕，而王献之见爱妾心生怯意，不敢登舟，才华过人的他，当即吟唱了一首《桃叶歌》，“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用楫。但渡无所苦，我自迎接汝。”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听到心上人的歌声，桃叶顿时惬意全无，踏上兰舟，安然渡江。两岸行人听说此事，纷纷驻足观赏，秦淮河畔，人潮如堵。从此，渡口名声大噪，也因此得名“桃叶渡”，《桃叶歌》亦在民间广为传唱，两人的爱情故事更是隽永不衰……

两个桃叶渡，孰为正宗？若问普通的南京人，恐怕十人有九都会指出在秦淮河边，原因很简单，王献之当年就是住在乌衣巷，距离秦淮河也不远，怎么会大老远地跑到长江边上上去接送爱妾呢？这是常理嘛！

然而，传说和常理，毕竟不能成为直接证据。专家能否找到更有力的证据，从而认定秦淮河边的桃叶渡就是正宗呢？

后人诗歌演绎“王郎”风流

实际上，《桃叶歌》还不止一首。宋郭茂倩编的《乐府诗集》中收录了四首，除了上面那首之外，还有“桃叶映红花，无风自婀娜。春花映何限，感郎独采我。”“桃叶复桃叶，桃树连桃根。相怜两乐事，独使我殷勤。”“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待楫。风波有无常，没命江南渡。”不过对这几首《桃叶歌》是不是皆为王献之一人所作，学者们看法有所不同。

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武秀成教授告诉记者，《桃叶歌》最早见于陈朝徐陵编的《玉台新咏》，当中只收录了两首，题作《情人歌》，就是“我自迎接汝”和“独使我殷勤”；而有后人认为，“感郎独采我”和“没命江南渡”两首应是出自才女桃叶之手，因为从诗句的口吻来看，似是女子所作。

不管《桃叶歌》是谁所作，因为王献之与桃叶的爱情，加上这优美动人的诗句，使桃叶渡成为文人骚客争相咏叹的圣地，写下了无数诗文，宋代词人姜夔伫立在桃叶渡边，回首自己的爱情，哀唱出《杏花天》：绿丝低拂鸳鸯浦。想桃叶、当时唤渡。又将愁眼与春风，待去。倚兰桡、更少驻。金陵路。莺吟燕舞。算潮水、知人最苦。满汀芳草不成归，日暮。更移舟、向甚处。

秦淮桃叶渡，明代已成著名景点

到了明代，“桃叶渡”已是金陵十八景之一，清代“桃叶临渡”则为金陵四十八景收录，名扬四海。那时候，渡口附近布满楼台水榭，沿街人头攒动，笙歌达旦，是金陵人宴客、游乐和送别的繁华之所，素有“桃叶渡前歌不绝”之说。不过到了清乾隆年间，似乎萧条了许多。

清代词人赵文哲《台城路·桃叶渡》说：“旧曲飞花，芳名刻玉，姊妹双娥谁浅？莺侍蝶眷。恨两桨重来，画楼天远。输与王郎，渡口歌婉转。”

尽管如此，柳掩波涟的秦淮河边桃叶渡，因为动人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激



秦淮河畔的古桃叶渡

发后人神往，清代吴敬梓在《金陵景物图诗》对桃叶临渡妩媚风情作如此想象：“花霏白板桥，昔人送归妾。水照倾城面，柳舒含笑露。邀笛久沉埋，麾扇空浩劫。世间重美人，古渡存桃叶。”

清代金陵少女纪映淮，在及笄之年，受父母之命，将要远嫁山东莒州的杜氏，在春天一个宁静的月夜，独自来到桃叶渡，面对桃花桃叶、一河春水，她低声吟唱：清溪有桃叶，流水载佳人。名以王郎久，花犹古渡新。

诗中的“王郎”指的正是王献之。

唐朝人认定桃叶渡在秦淮河边有依据

桃叶渡是秦淮河上的一个古渡口，因桃叶而得名，这一点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，无数诗文也印证这一点。《秦淮区志》中，对于桃叶渡的注释就是：“遗址在东水关西面，青溪与秦淮河交汇处。桃叶渡系六朝古渡，渡名因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曾在此迎接爱妾桃叶而得名。”

不过这个六朝渡口，在现今可查的史料中，最早与桃叶这个女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，则是在南宋张敦颐《六朝事迹编类》中，这是一本以六朝古都南京为描述中心的史地专著，其中在“江河门”卷中对“桃叶渡”的说明是：“图经云在县南一里秦淮口。桃叶者，晋王献之爱妾名也，其妹曰桃根。献之诗曰：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用楫。但渡无所苦，我自迎接汝。不用楫者，谓横波急也，尝临此渡，歌送之。杨修有诗云：桃叶桃根柳岸头，献之才调颇风流。相看不语横波急，艇子翻成送莫愁。”

武秀成教授告诉记者，张敦颐所引用的《图经》是唐五代的文献，现已亡佚，但南宋时还存留着。唐五代距东晋500多年历史，还是比较可信的。“县南一里秦淮口”就说得明白了，是在秦淮河边无疑，而不是长江边。

可渡口明明是在秦淮河

边，为何王献之会说“渡江不用楫”呢？

秦淮河的古称道破天机

这就不得不说说秦淮河的历史了。南京大学历史、考古专家蒋赞初教授说，“秦淮河古代曾有‘小江’之称。”秦淮河本名龙藏浦，相传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东南巡时，归途中察看金陵地形，看到金陵上空紫气升腾，以为王气，就下令在今南京市东南方山一带，凿断连岗，导龙藏浦北入长江，所以才称此水为“秦淮”。当然，传说仅是传说而已，事实上，秦淮河弯弯曲曲，并不像人工所开凿的河道。

秦始皇凿渠的传说，到宋代就有人怀疑，张敦颐的《六朝事迹编类》中称：“（秦淮河）分派屈曲，不类人功，疑非秦皇所开。”在唐代以前，史书中都未见有秦淮河的名称。三国时，孙权在南京筑石头城，改称建业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张敞传》中，孙权曾对刘备说：“秣陵有小江百里，可安大船，吾方理水军，当移据之。”这条“小江”，就是指秦淮河，应该是与长江这条“大江”相对而称的。

东晋时期，“小江”还是在南京城外，而且非常宽阔，直到南唐筑金陵城，秦淮河才被包了进来，成为一条城中河流，人们在河两边筑起堤岸、盖房子、兴修水利，河道也变得越来越窄，河面也就平静了许多。如果当年的秦淮河是像后来那样波澜不惊的，王献之也就没有必要作一首《桃叶歌》来安慰爱妾了！

一个“小”字，留给了后人无限争论的余地。

也许，我们还得着眼于桃叶女的身世，弄清那段被演绎得失去原本面貌的爱情，才能更清楚地解释桃叶渡的地理位置所在。

不想，我们在调查中又有新的惊人发现。

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陈英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决波



古桃叶渡旁，杨柳依依